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4n0462

大方廣寶篋經

劉宋　求那跋陀羅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- 卷目 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462 [No. 461]
大方廣寶篋經卷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給孤窮精舍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菩薩五千。爾時世尊住迦利羅華園場上，菩薩、聲聞大眾圍遶而演說法。
爾時文殊師利童子，與五百菩薩、釋、梵、護世恭敬圍遶，往世尊所。至已頂禮佛足，遶七匝已，却坐一面；及菩薩眷屬亦坐一面。
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世尊言：「今日如來為說何法？隨次續說，勿令斷絕。」
時大德須菩提語文殊師利：「世尊先為聲聞說法。文殊師利！我今請汝說菩薩法。」
於時文殊師利童子語須菩提：「大德！今用菩薩法為？大德須菩提！一切聲聞及與緣覺，非菩薩法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唯願演說，諸器眾生自當聽受。」
文殊師利童子報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汝今能知是佛法器及非器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我等聲聞因他聲解，豈能得知是佛法器及非器乎？文殊師利！我請汝說是佛法器、非佛法器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諸入正位皆是非器，已為法界所繫持故。若觀法界而不捨放一切眾生，不墮正位、不共結住，如是等人是佛法器。復次大德須菩提！若到學法、無學法界為所縛者，捨一切眾生焦然結縛，心生疲倦怖畏三界，乃至一念不樂住結，是等名為非佛法器。大德須菩提！若有能盡未來際劫，發大莊嚴不怖不畏，行三界行不為三垢之所染污，於生死中起園觀想，欲樂諸有不集有行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。復次大德須菩提！若無欲染示現染欲，非為瞋惱示現有瞋，不為癡覆示現有癡，除斷結使現住三界，導引眾生無有自高，荷擔重任一切眾生，能令無上三寶種性，具足不斷住三昧門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。」
大德須菩提語文殊師利：「法性是一如一實際，云何分別說器非器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譬如陶家以一種泥造種種器，一火所熟，或作油器蘇器蜜器，或盛不淨，然是泥性無有差別，火然亦爾無有差別。如是如是，大德須菩提！於一法性一如一實際，隨其業

行器有差別：蘇油器者喻聲聞、緣覺，彼蜜器者喻諸菩薩，不淨器喻小凡夫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頗有是器說名非器，非器為器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有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何者是也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一切結使名為非器，一切結習名為非器；是名非器，是亦說名為佛法器。若斷一切諸煩惱者，如是之器非佛法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所言器者，為何所盛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無盛為盛。若所盛不漏，知是完器；若所盛漏失，知是破器。大德須菩提！猶如虛空是諸藥木叢林之器，然非是器。如是，大德須菩提！菩薩亦爾，是佛法器，然非是器。大德須菩提！猶如從地出生諸樹，以空器故得有增長。如是，大德須菩提！菩薩從諸善心出生，為般若波羅蜜器之所增長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而是菩薩何所增長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虛空增長，菩薩增長亦復如是，而是菩薩無有增長亦無退減。何以故？不增結使、不退佛法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佛法、結使有何差別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如須彌山王，光所照處悉同一色，所謂金色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般若光照，一切結使悉同一色，謂佛法色。是故，須菩提！佛法、結使以般若慧觀，等無差別。是故，大德須菩提！一切諸法皆是佛法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以何緣故一切諸法皆是佛法？」
文殊答言：「如佛智所覺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如佛智所覺？」
文殊答言：「如汝初始，後亦如是，不離如故，是以說言如佛智所覺。」
又問：「所言初後，云何初後？」
文殊答言：「初空後寂，故名初後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空之與寂有何差別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生金與熟金，有何差別？」
答言：「以言說故而有差別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，大德須菩提！以言說故言空言寂。若有智者，不著文字、不執文字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凡夫、智者有何別相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如佛所說，以業相故名為凡夫，以業相故名為智者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業有何相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因緣為相，隨其所行有差別名，若無所行則無別名。凡夫有行、有差別名，慧者無行、無差別名，有無中間名為聖行。然此聖行，於諸凡夫名為非行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所言聖者為何謂也？」
文殊答言：「同入無著無諍句故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頗有諸法亦入無著無諍句不？」
文殊言：「有。大德須菩提！」
須菩提言：「何者是也？」
答言：「須菩提！一切眾流入大海已為一醎味。如是，須菩提！一切諸法皆悉入於無著無諍同為一味，謂解脫味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解脫何事，說名解脫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以何因緣故，或有縛者、或有無縛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無智故縛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，斷無智故，名為解脫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諸法平等，云何說智及與無智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春熱時名為熱水，如冬降寒名為冷水，然其水性無有差別。如是，須菩提！不正思惟煩惱所熱名為無智，若正思惟名曰為智。然其此中無有士夫名智無智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此義難覺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行二行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義難見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無慧眼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難入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不得底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難知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增上慢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難覺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捨離覺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難脫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樂樔窟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難思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是中無相行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難覺難觀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是中無言說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叵得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是中乃至無少義故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此義乃是智者所解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解自心如故。」
「文殊師利！如來所說謂利非利。何故世尊說如是句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所言利者，名不可得。於是事中欲有所得，是利名非利。大德須菩提！又復利者，名為寂靜。是中若起身心之行，是利名非利。是故如來說利非利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佛所說一切法非法。此何謂也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如佛所說，能知我法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況復非法。若法應捨，則不名法、不名非法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如來佛法可非法耶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如來佛法無有決定，若無決定則不應說是法、非法，是故佛說一切法非法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希有文殊師利！新行菩薩聞如是說而不驚怖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汝意云何？師子王子聞師子吼，有驚怖不？如鴈王子行虛空中，畏墮空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。文殊師利！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若有如來種性菩薩，去至如中從如出生，聞一切法、一切音聲，一切所說而不驚畏。大德須菩提！凡有畏者，於何而畏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若以我見為實有者，是則有畏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薩解知了我見故，於一切法、一切音聲、一切所說，不生驚畏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若其菩薩知解我見，何不得果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無有菩薩得證果者。菩薩之人唯觀察知，為趣佛智不取果證。菩薩常於一切眾生修行大悲，雖知我見不墮證果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而是菩薩善巧方便，雖知我見而不取果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，大德！若有菩薩為智方便界所攝者，而是菩薩雖知我見而不取果。大德須菩提！如大力士執持利刀斬娑羅樹，雖斷猶住不即墮落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若於一切眾生有大慈悲、大方便智，雖知我見而不證果。大德須菩提！或時天降大潤澤雨，是娑羅樹即便還生，生葉華果利益眾生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若為大慈大悲之所潤洽，菩薩智界還生三界，示現受於種性生死，為諸眾生作大利益。大德須菩提！設有大風吹是娑羅樹，觚枝莖果便墮于地。如是，大德須菩提！是諸菩薩為大智慧猛風吹，墮道場上畢竟永滅。」
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：「善哉善哉！善說菩薩智方便界，大慈大悲相應說法。文殊師利！聽吾說喻。如大龍王生於是心，興起大雲遍是雲中，雨熱霹靂至處皆燒；復雨大雨為生長故。如是，文殊師

利！方便菩薩起大智慧及方便雲，現行一切諸凡夫事教化凡夫，現行聖行調伏眾生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大香樹根香，有異莖香、葉香、華香、果香，各各別異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所有智慧香身亦復如是，隨諸眾生所應聞解出相應法香，然大悲根而不移動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毘楞伽摩尼寶珠在帝釋頸，悉遍普照三十三天，以珠力故一切所有皆悉照現；然此寶珠無有憶想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淨寶珠者喻菩薩智性現一切事，而是菩薩無一切想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如意珠能滿一切眾生所願，然是寶珠無有憶想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，菩薩所有淨意寶珠，能滿一切眾生所願，於一切處無有憶想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因虛空火得熾然，因空下雨，而是虛空無有寒熱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方便菩薩住在三界，行寂涅槃不為結熱，在佛法中無所染著，二俱利益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因虛空出生毒樹亦生藥樹，然是虛空不為毒害、非藥除淨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有智慧方便菩薩，五陰之身猶如毒樹，信等五根如彼藥樹，非陰結染、非根淨結，二俱有利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漉水筒，若暫一塞水則不漏，若復暫放其水便漏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有智慧方便菩薩，住於三昧成就大通不著諸界，若暫起定現漏諸界，隨其所應而演說法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極好鳥善護氄者不自惜身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住大悲菩薩，善護眾生不自惜身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師子獸王無所畏懼，唯除猛火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，方便菩薩不畏一切，唯除聲聞、緣覺解脫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伊羅寧龍象是畜生道，能現一切諸莊嚴事，由是帝釋福德力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乃能作於畜生現法莊嚴，隨所應度而化度之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火燧出火、寶珠出火，二俱能燒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有菩薩始初發心，乃至道場最後之心，二俱能燒一切眾生一切結使。
「文殊師利！猶如諸樹有種種色、種種香、種種果，皆因四大而得生長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以種種門集諸善根，一切皆攝在菩提心，迴向菩提以為增長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轉輪王輪寶若去，四兵皆從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方便智波羅蜜隨所至處，所有一切助菩提法皆悉隨從。
「文殊師利！猶如迦陵頻伽鳥王卵中鳥子，其[口*(隹/乃)]未現便出迦陵頻伽妙聲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佛法卵中諸菩薩等，未壞我見、未出三界，然能演出佛法妙音，謂空、無想、無作行音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迦陵頻伽至孔雀群終不鳴呼，還至迦陵頻伽鳥中乃復鳴呼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若至一切聲聞、緣覺眾中，終不演說不可思議諸佛之法，至菩薩眾爾乃演說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旋嵐大風，閻浮界內樹木諸山無能當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演說不可思議諸佛法時，學及無學聲聞、緣覺，除佛護持不能信解，若信解者是佛護持。

「文殊師利！猶如日宮所出光明，淨穢等照，無有增減、無能呵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方便菩薩放智光明，雖與一切凡夫共，俱不為所壞，與聲聞緣覺俱，不為所染，無有能呵菩薩方便智慧光者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波利質多拘毘陀羅樹，若葉落時，三十三天歡喜踊躍，作如是言：『是樹不久當生華果。』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有菩薩能一切捨，是時諸佛皆大歡喜，而是菩薩不久當與一切眾生生法華法果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調弱樹，隨風動轉不畏摧折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善能隨順眾生，則不畏墮一切聲聞、緣覺地中。

「文殊師利！猶如水流順下而去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無慢菩薩亦復如是，流趣順向於一切智。

「文殊師利！猶如大海，始初安時其處最卑，然後眾流悉皆歸之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除滅憍慢貢高，然後佛法悉流歸之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金剛珠，能破一切諸餘眾寶，而此寶珠無能壞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方便菩薩調伏，一切聲聞、緣覺而不墮中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曼陀羅華，無風之時香氣普遍滿一由旬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方便菩薩無聖慧根，慈香普遍一切眾生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曼陀羅華，有嗅香者一切病愈無諸苦患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大慈大悲諸菩薩等若有隨喜，一切結病悉皆除滅無有逼惱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佛出世，優曇鉢華則便出現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有菩薩出世，諸佛法華皆悉出現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阿那婆達多大龍王雨遍閻浮提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如是，以大法雨等心普潤一切眾生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彼阿那婆達多池，流出四河滿於大海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諸菩薩等，以四攝法流注充滿一切智海。

「文殊師利！由有大海，閻浮提人有諸珍寶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由菩薩故，令諸聲聞、緣覺充足解脫法寶。

「文殊師利！一切諸色皆依四大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所有一切諸法，為諸眾生住解脫依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山險處生大藥樹，不能利益諸多人眾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從聲聞法調伏者，不能利益一切眾生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大城中生大藥樹利益多人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從於大慈大悲中出生已，不捨一切智寶之心，能多利益一切眾生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暴雨水勢不久流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聲聞說法勢不久住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春水流便得經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說法得久住世。
「文殊師利！如雪山樹，雖復斫截不久還生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如來施作諸佛事已便入涅槃，三寶之種而不斷絕。」
爾時大德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今乃演說菩薩所有無量無邊諸法功德、真實功德。世尊！倍復希有。菩薩聞是真實功德無喜無高。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諸菩薩根本自淨故，聞諸功德不喜不高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根本自淨？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無我根淨、無眾生根淨、無命根淨、無丈夫根淨、無人根淨、無身見根淨、無無明有愛根淨、無我我所根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何謂為淨？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無縛無解，是名為淨。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，是名為淨。無妄想、無分別，無高無下，無作無不作，無闇無明，無惱無不惱，無縛無解，無生死無涅槃，是名為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若無生死、無涅槃者，云何名淨？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是淨無憶想生死及與涅槃，亦無染著。須菩提！猶如有言淨於虛空，實無所除令虛空淨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所言淨者，實無有法名之為淨。若有聞是而不驚怖，名之為淨。須菩提！汝今淨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我淨，以無垢故。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若無有垢，為何所淨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法性清淨我已知之。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汝今能知法界性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若離法界有餘法者可知法界，無有法界能知法界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無有一法離於法界，誰知法界？」時須菩提默然不答。
爾時文殊師利語須菩提：「大德！汝今何故不答如來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以我本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。何以故？以我本不修習無盡無礙辯故。如是無盡無礙辯者是菩薩有，有礙有盡是聲聞有。」
文殊師利語須菩提：「是法界中有障有礙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法界中無障無礙，無障無礙是法界相。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！若其法界無障無礙，汝今何故說時有礙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我已證斷，故辯有礙。若知法界而不證者，則辯無礙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法界之中有可斷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而是法界無能斷者，一切法門悉法界故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若一切法悉是法界，汝何故說『我證於斷』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聲聞境界有限齊故，說時有斷；佛之境界無限量故，說無礙無滯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法界有生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法界者無有境界，滅諸境界是名法界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若無境界、滅諸境界，汝今何故無境界中說法界也？何故說有種種境界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先不言，有礙有滯是聲聞辯，無礙無滯是菩薩辯也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汝今不得無礙辯耶？」
「如是。文殊師利！我得是辯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得無礙辯，何故默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知一切眾生根故辯有滯礙，知入一切諸眾生根是菩薩辯，是故菩薩說時無礙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汝知法界、得證辯時，是知境界有礙相耶？」
「不也。文殊師利！是智境界是無礙相，非是礙相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若智境界無有礙相，汝何不說而默然乎？」
是時須菩提語大德舍利弗：「佛常稱為智慧第一。汝今可問，彼當答汝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汝今可說。我欲從汝及文殊師利聽聞於法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今不說。何以故？我曾見是文殊師利遊諸佛土，百千萬億佛前說法，令諸聲聞悉皆默然。我今何能於文殊師利前敢有所說？大德舍利弗！東方有國名曰端嚴，彼中有佛，號曰光相如來、應、正遍覺，今現說法。有大聲聞名曰智燈，智慧第一。時彼如來入於寂定，是智燈大聲聞即至梵世，以大音聲而演說法，聲遍三千大千世界。我隨文殊至彼世界，及無量菩薩百千天子侍從文殊，為聽法故。時文殊師利住光音天發大音聲，遍聞三千大千世界。
「時彼智燈大聲聞，聞如是大聲不能堪忍，從上墜落，其心驚怖身毛皆豎，即便往詣光相佛所。到已頂禮佛足，遶三匝已，合掌向佛問於是事：『世尊！誰作如是可畏音聲？我聞是音不能堪忍，從上

墜下，如旋嵐風吹於小鳥。』時彼佛告智燈比丘：『有不退菩薩，名文殊師利，現大神通來至此土，為欲見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。住光音天發大音聲，是聲遍三千大千佛之世界，一切魔宮皆悉隱蔽。』時智燈聲聞白光相佛：『願欲見是文殊師利大善丈夫。』于時彼佛光相如來，即為文殊師利現相，令文殊師利與菩薩眾、諸天眷屬來至佛所。到已頂禮佛足右遶三匝，化作蓮華師子座已却坐一面。

「時智燈大聲聞問文殊師利：『汝為何利來至此土？』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語大德智燈：『我今為見光相如來，禮敬親近問訊請法，故來至此。』智燈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云何名為清淨見佛？云何禮佛？云何親近？云何問訊？云何請問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智燈！若見法淨，名見佛淨。若身若心不低不仰，若不低仰正直而住，不動不搖其心寂靜，行寂靜行，大德智燈！是名禮佛。若不自觀亦不觀他，不觀佛、不觀法、不觀僧，不觀難不觀易，不觀作不觀不作，一體一身，一切佛身等入法身，見於自身同入法性，見如不見，無近無遠，大德智燈！是則名為親近於佛。若如來所為修行問非不修行，不見有法不修行者，見自及法入於修行，所問心定無有散亂，問者問處及問訊法俱不可得、無所貪著，於三世中求不可得，如是三場清淨問訊，大德智燈！是則名為問訊於佛。若往來問答不求覓過，隨順所問如來印可，大眾歡喜不嫉他問；有所問時，令無量眾生起莊嚴道乃至道場，大德智燈！是則名為請問於佛。』

「時光相如來讚文殊師利：『善哉善哉！文殊師利！應當如是見於如來，應如是禮，如是親近，如是問訊，如是請問。』

「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問智燈比丘：『大德智燈！云何見佛？云何禮佛？云何親近？云何問訊？云何請問？』智燈答云：『文殊師利！如汝所問，非我境界。我隨音聲從他而聞，如是所說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智燈！若不解是，汝云何得心解脫耶？』智燈答言：『因聖諦故心得解脫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云何名聖諦？』智燈答言：『獨修無侶名為聖諦。』又復問言：『若獨修無侶名為聖諦，云何見平等心得聖解脫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我依世諦說，非第一義。』又問：『是世諦者入第一義不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若不入中，非第一義。』又問：『智燈！汝云何言依世諦說非第一義？若其世諦入第一義，即是一諦，謂第一義。』時智燈言：『文殊師利！初行菩薩聞汝所說則生驚畏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智燈！汝亦驚畏，況復初行！』智燈答言：『都無有能驚畏我者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！豈不怖畏生死心得解脫也？』智燈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怖畏厭患，心得解脫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是故我說，大德智燈！本亦怖畏況復初行。』智燈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菩薩云何而得

解脫？』文殊答言：『不畏不厭，菩薩解脫。』問言：『文殊！不畏不厭言得解脫，此義云何？』文殊答言：『菩薩不畏百千萬億魔諸軍眾，菩薩不厭為於一切生死眾生，菩薩不畏集諸善根，菩薩不厭集智莊嚴，以是義故我作是說，不畏不厭心得解脫。』

「爾時會中有諸天子，以種種華散供文殊師利童子，如是歎言：『若有住處見文殊師利，則為見佛；所說法處，應起塔想。若有眾生聞是法者，當知是人攝諸德已。』

「時文殊師利語智燈比丘：『佛說大德智慧第一。是智慧者，為是有為？為是無為？若是有為，是生滅三相；若是無為，則無三相。』智燈答言：『修無為故，佛說名聖。』文殊問言：『大德智燈！是無為者可修習不？』『不也。文殊！』文殊又言：『云何大德說修無為名之為聖？』時智燈大聲聞即便默然。

「爾時光相如來告文殊師利：『可說法門，令諸會眾不退無上正真之道。』文殊師利白言：『世尊！一切諸法是寂靜門，一切言說是寂靜門；示寂靜故。』

「時有菩薩名曰法勇，在會而坐，問文殊師利：『如來所說及貪瞋癡，是寂靜門示寂靜耶？』文殊答言：『善男子！是貪瞋癡從何所起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從妄想起。』文殊又問：『是妄想者為住何處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住於顛倒。』文殊問言：『是顛倒者復住何處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住不正思念。』文殊又問：『不正思念為住何處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住我我所。』文殊又問：『我我所者為住何處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住於身見。』文殊又問：『是身見者為住何處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住於我見。』文殊又問：『是我見者為住何處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是我見者則無住處。無處是我見處。何以故？而是我者，十方推求了不可得，況復有處。』文殊又問：『善男子！若法十方求不得者，為是何門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都無有門。』文殊又問：『善男子！而是寂靜頗有門不？』答言：『文殊！是亦無門。善男子！以是義故，我說諸法是寂靜門。一切言說是寂靜門，顯示寂靜。』說是法時，八百菩薩逮得於忍。

「文殊師利廣說法已，從坐而起，禮敬光相世尊足已，出眾而去。

「是故，舍利弗！當知無有聲聞菩薩能盡文殊師利辯者。我今何敢與文殊師利有所論說？」

爾時大德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大德！復見文殊師利何等神變遊諸佛國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我昔曾與文殊師利在於西方遊諸佛土。見有佛土大火災起，於彼火中作蓮華網，文殊師利從中而過。復見佛土火災充滿，文殊師利從中而過，是火觸人，如以堅靭栴檀塗身、臥迦尸衣，柔軟和適甚為快樂。復有佛土空無所有，文殊師利

化作梵宮，入於禪定從中而過。復有佛土極為迮狹，其中眾生造諸惡業，文殊師利從中而過，皆令休止而不為惡，成覺慧慈——我當得成無上正道，為斷眾生貪瞋癡故而演說法，令諸眾生得慈三昧，是名菩薩成覺慧慈。

「大德須菩提！我於爾時曾見是事。我又獨處曾作是念：『文殊師利所有神通，與我神通等無有異。』文殊師利知我心已，即便將我遊諸佛國，至火災土而語我言：『汝以神力從是中過。』我時盡以神通之力滅是火已，經七日夜我及文殊乃過此界。過已復至第二三千大千火災世界，倍復廣大，在中住已，文殊師利而語我言：『用誰神力過此世界？』我時答言：『文殊師利！用汝神力過是世界。』◎

大方廣寶篋經卷上

大方廣寶篋經卷中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「◎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繫心在前，以菩薩神力，於一念頃作蓮華網遍覆火上，從中過已便語我言：『大德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汝神力勝？為我勝也？』我即答言：『文殊師利！金翅鳥王飛速疾耶？為小鳥疾耶？』文殊師利還問我言：『汝意云何？而是二鳥何者為疾？』我時即答：『我之神力如彼小鳥，汝神力勝疾殊特過金翅鳥。』文殊師利即語我言：『大德舍利弗！汝獨處念：「文殊神力、我之神力等無有異。」』我復答言：『不可為比。』文殊問言：『汝云何知？』我即答言：『聲聞之人不斷習氣，是故我本以不等為等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言。舍利弗！乃往過世，於大海邊有二仙住：一名欲法：二名梵與。是時欲法獲得五通，是梵與仙以呪術力能遊空行。時彼二人各以自力，度過大海還至住處。時梵與仙作如是言：「欲法神力、我之神力等無有異。」復更異時，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到羅叉渚，時有羅叉出簫笛音。時梵與仙聞是聲已，從空而墮失呪術力。時欲法仙愍梵與故，捉其右臂將至住處。大德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是梵與仙豈異人乎？勿作異觀，即汝身是；我即是彼欲法仙人。舍利弗！汝於爾時亦以不等為等，今亦復以不等為等。何以故？以偏見故。』」

爾時舍利弗復語須菩提：「我又復念，與文殊師利南方界分遊過百千諸佛土已，有國名曰一切莊嚴，佛號寶大，我與文殊師利俱到彼國。文殊師利既至彼已，而語我言：『汝今見此佛土不也？所經諸國皆悉見不？』我言：『見已。』復問我言：『是諸國中悉見何事？』我時答言：『或見滿水，或見滿火，或見空界，或見豐樂。』文殊復言：『汝云何見？』我時答言：『若見滿水便言見水，若見滿火便言見火，若見空界言見空界，若見豐樂言見豐樂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汝之所見境界如是。』我時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汝復云何見諸佛土？』文殊答言：『虛空世界是諸佛世界。何以故？汝幻惑故，見滿水、滿火、空界、豐樂。舍利弗！汝之所見皆各不實，生滅相應。虛空世界不因緣有，其性安住。如是，舍利弗！客塵煩惱污染於心，然其心性終不可污。大德舍利弗！如恒沙劫火災熾然，終不燒空。如是，舍利弗！一一眾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，然其心性終不可污。舍利弗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，無覆蓋纏、無結垢行能惱心者，是名無有蓋纏法門。若依此門，一切諸法無能覆蓋，解一切法體性清淨，終無有法能覆心者。』

「大德須菩提！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說法如是。我見其為諸神通事，菩薩不達，況復聲聞？」
爾時大德阿難復語舍利弗：「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。大德舍利弗！昔於一時，世尊在此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，與大比丘僧八百人俱，諸菩薩眾萬二千人。是時興大非時雲雨，經七日夜而不休止。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脫者，若入禪定七日不食；餘凡夫人及諸學人，五日絕食飢困羸瘦，不能往覲見佛世尊禮敬供養。我時念言：『是諸比丘甚為大苦，當往白佛。』我時便往佛世尊所，頂禮佛足白言：『世尊！諸比丘僧絕食五日極為羸瘦，不能從床而自起止。』世尊告我：『阿難！汝今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，彼當充足比丘僧食。』我承佛勅，往詣彼文殊師利所住室中，到已具說如是之事。時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，即答我言：『阿難！汝往敷座，若時已至便擊楗槌。』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，即便敷座住在一處，看文殊師利何時出房。是文殊師利甫為釋梵護世天王廣演說法，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，不出於房。我作是念：『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失食時？』
「文殊師利化作己身，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三昧；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身三昧已，從房而出，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。我時不見。魔王波旬作是念言：『文殊師利師子吼已，入舍衛大城而行乞食。我今當蔽舍衛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，無入出者，不令施食。』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，門戶悉閉無往來者。文殊師利即時觀知，是魔波旬隱蔽諸人。『我今當作誠實言誓。』爾時即作是志誠言：『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，設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滿中諸魔之所無有。我此語實，魔蔽當去。令魔自身作居士像，於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：「當施文殊！當施文殊！若施是者獲大果報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，給諸樂具百千億歲，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。」』
「文殊師利須臾之間立此誓已，爾時諸天遍開城中一切門戶，令諸人眾皆趣文殊師利童子。時魔波旬作居士像，於諸四衢街巷陌中唱如是言：『當施文殊！當施文殊！若施是者獲大果報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諸樂供具，經百千歲，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。』時文殊師利以神通力，令所持鉢受諸種種美妙飲食及餅果等，不相和雜如別器盛。八百比丘、萬二千菩薩所食之食在一鉢中，不見此鉢若減若滿。
「爾時文殊師利童子，於舍衛大城乞食已足，出舍衛城，以鉢置地語魔波旬：『汝為淨人，可持此鉢在前而去。』時魔波旬不能舉鉢，生慚恥心，語文殊師利：『我今不能舉此地鉢。』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『汝今成就大威神力，云何不能舉地小鉢？』時魔波旬盡

其神力，不能舉鉢如毛分許，怪未曾有，語文殊師利：『我之神力舉伊沙陀山置之手掌擲虛空中，今不能舉如此小鉢一毛分許。』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『若大眾生大人大力，彼所持鉢非汝波旬所能擎舉。』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即以一指持舉地鉢著波旬手，語波旬言：『汝為淨人，持鉢前行。』時魔波旬盡力持鉢在前而去。

「爾時自在天子與萬二千天子侍從圍繞，來向文殊師利童子，頂禮其足，右繞已畢，語波旬言：『汝非使人，何故持鉢在他前行？』魔言：『天子！我今不堪與有力者諍。』天子語言：『波旬！汝亦成就大威神力。』◎

「◎爾時波旬為文殊師利力所持故，答言：『天子！愚癡之力是為魔力。慧明之力是菩薩力。憍慢之力是為魔力，大智慧力是菩薩力；諸邪見力是為魔力，空無相無作力是菩薩力；諸顛倒力是為魔力，正真諦力是菩薩力；我我所力是為魔力，大慈悲力是菩薩力；貪瞋癡力是為魔力，三解脫力是菩薩力；生死之力是為魔力，無生無滅無有諸行無生忍力是菩薩力。』魔王波旬說是法時，於天眾中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千二百菩薩得無生法忍。

「時文殊師利共魔波旬持此鉢食，置迦利羅華園中已，俱出外去。我時不見文殊師利，乃至食時猶不出房。我作是念：『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僧眾失於日時？當往佛所具白是事。』即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白言：『世尊！日時已至。文殊師利猶不出房。』佛告我言：『阿難！汝不到此迦利羅園而看之耶？』我白佛言：『大德世尊！見一小鉢其食滿中。』佛告我言：『速打揵槌集比丘僧。』我言：『世尊！比丘僧多，是一鉢食當與誰耶？』佛語我言：『汝勿慮是。設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諸眾生等，於百千歲食此鉢食，猶不能盡。何以故？是文殊師利力所持鉢，文殊師利有檀波羅蜜無量功德。』我聞佛語，便打揵槌集比丘僧。時此鉢食不相和雜，香美眾味取不可盡，充飽大眾鉢食不減。

「時魔波旬欲惱文殊師利童子，即便化作四千比丘，衣服弊壞威儀麁惡執持破鉢，鼻眼角睞捲手脚跛，其形醜惡在下行坐，以此鉢食復充足之。時魔波旬令化比丘人人各食摩伽陀國十種之食，然此鉢食猶滿不減，令諸守園作使之人賦食疲頓。

「時文殊師利以神力持，令魔波旬所化比丘鉢食不減，手口俱滿而不能咽，氣閉眼張悉皆躃地。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『汝諸比丘何不更食？』惡魔答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是諸比丘在地垂死。汝將不以毒食與耶？』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已盡毒人當有何毒？內有毒者則施人毒，內無毒者不施人毒。波旬！所謂毒者名貪瞋癡；善讚法中所調伏者，若與人毒無有是處。又魔波旬！所謂毒者無明有愛、見我我所、見無因緣、見於名色、見愛恚瞋、見我見眾生、見諸蓋纏，

計著諸陰，起種性慢，執著諸入，常住三界繫著所依守護取捨，若來若去愛著於身，堅著壽命，不淨思念愛樂染心，多起諸過，違逆因緣，斷見常見，諂曲憍慢，妄想分別，示現詐偽，執著樸窟，出沒卷舒驚畏於空，於無想中生墮落想，於無作中生死畏想，於無著處生起畏想，於出生死生起縛想，於使流中不生度想，助菩提法生非法想，於邪見中生正見想，於惡知識生善知識想，違佛謗法輕慢眾僧，不捨憍慢增長諍訟，實不實想不實實想，於欲樂中生功德想，於有為中心生狂惑，於生死行不見其過，於涅槃中生驚怖想。波旬！如是諸法於妙法中名之為毒。佛正法中無如是事。

「『波旬！甘露法者是名佛法，安隱法者是名佛法，無戲論法是名佛法，無過惡法是名佛法，無結使法是名佛法，出要之法是名佛法，無怖畏法是名佛法，無分別法是名佛法，不執自他法是名佛法，無譏呵法是名佛法，作舍、作依歸依洲渚、作守護法是名佛法，調伏寂法是名佛法，自淨無垢照明之法是名佛法，正向正趣法是名佛法，無諸妄想善調伏法是名佛法，善教善導隨宜之法是名佛法，自說說他法是名佛法，如法調伏諸外道法是名佛法，降諸魔法是名佛法，斷生死流法是名佛法，正念之法是名佛法，住念處故。正斷法是名佛法，斷諸惡故。神足法是名佛法，觀身心輕故。諸根法是名佛法，信為首故。諸力法是名佛法，無能降伏故。諸覺法是名佛法，次第覺故。正道法是名佛法，正流入故。三昧法是名佛法，究竟寂靜故。智慧法是名佛法，貫穿諸聖解脫法故。真諦法是名佛法，無忿恚故。諸辯法是名佛法，法辭及義樂說無滯故。明了無常苦無我法是名佛法，呵毀一切諸有為故。空法是名佛法，降伏一切諸外道故。寂靜法是名佛法，趣涅槃故。波羅蜜法是名佛法，至彼岸故。方便法是名佛法，善攝取故。慈法是名佛法，無過智故。悲法是名佛法，無逼故。喜法是名佛法，滅不憙故。捨法是名佛法，所作辦故。禪法是名佛法，滅憍慢故。不斷三寶法是名佛法，發菩提心故。一切安樂無苦惱法是名佛法，不來諸有故。』

「說是法時，魔王所將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作是言：『世尊！是所歎法，願令我等住是法中。』爾時世尊即便微笑。大德阿難前白佛言：『大德世尊！今何緣笑？』佛告阿難：『汝見波旬化比丘不？』阿難白言：『見已。世尊！』佛言：『阿難！後五百歲法欲滅時，當有如是惡形比丘，如是惡衣著不齊故，如是下賤如是無智。何以故？後世比丘重於結使，貪著利養多營眾事，捨諸毘尼、越解脫戒、離白淨法，其所去來，重現法利、不重後世，盲聾跛蹇，老謬無智，著種種病，是等皆來於我法中出家受戒，以重眷屬給使人故，不為重法。阿難！我所說法如是正直、如

是可愛。當于爾時，不見不聞諸天憂慼，魔王波旬當大歡喜無復憂慮。』
「我時問佛：『何故魔王波旬歡喜而無憂慮？』佛告阿難：『以彼惡人作魔業故，魔王波旬無所營作。何以故？由彼比丘無正行故。若有比丘勤加精進如救頭然，如是等人魔則求短。是故阿難！應勤方便，未得令得、未解令解、未證令證，降伏魔黨熾然佛法，護持正法作法供養，莫作放逸。是我教法。』說是法時，五百比丘放捨身命，白言：『世尊！我等不欲見是惡世。』踊處虛空以火焚身，百千諸天而供養之。二百比丘遠離塵垢得法眼淨，二百比丘永盡諸漏心得解脫，三萬二千菩薩逮得法忍。釋梵護世及諸眷屬，禮佛足已作如是言：『唯願世尊久壽住世，勿使我等見是惡世。世尊！若有眾生得聞此經，終不更作懈怠非法，亦更不作魔諸惡業。』我時聞已悶絕躃地。
「大德舍利弗！我見文殊師利童子成就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力，及所說法我自親見。」
時大德迦葉語舍利弗：「我亦曾見文殊師利希有神通。舍利弗！爾時世尊成佛未久！我久出家。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始初至此娑婆世界！從寶王世界寶相佛所來！欲見佛釋迦牟尼供養恭敬。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夏坐三月。我時不見文殊師利，若如來前、若眾僧中、若於食時、若說戒日、若僧行次，都不見之。過三月已，臨自恣時乃見其面。我即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何處夏坐？』即答我言：『大德迦葉！我住在是舍衛大城波斯匿王后宮一月，復一月住童子學堂，復一月住諸婬女舍。』我聞是已心甚不悅，即作是念：『云何當共是不淨人而作自恣？』我即出堂，便擊揵槌欲擯文殊師利童子。爾時世尊即告文殊師利童子：『汝往看是摩訶迦葉今者何故打揵槌也？』白言：『世尊！我已見之，欲擯於我。』佛語文殊師利童子：『今可現汝自在神力神通境界，令彼聲聞心得清淨，勿於汝所生不淨心。』於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入三昧，其三昧名現一切佛土。文殊師利入三昧時，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頭陀第一，悉打揵槌。
「于時世尊即問我言：『摩訶迦葉！汝今何故打於揵槌？』我言：『世尊！文殊師利自說是言：「夏三月中，住王后宮及婬女舍。」為擯是故打於揵槌。』爾時世尊身放光明遍照十方，而告我言：『汝今遍觀十方世界，為見何事？』我時遍觀無量無邊恒河沙數十方世界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而打揵槌，欲擯文殊；是一切處亦有文殊在佛前坐。佛告我言：『汝今欲擯何處文殊？為此世界？為十方界？』我時即禮佛世尊足，作如是言：『聽我悔過。世尊！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，成就菩薩如是不可思議功德。我從佛所成有量智，

而欲度量無量智慧，以不知故而打揵槌。』佛告我言：『摩訶迦葉！汝之所見十方世界文殊師利，亦復夏三月住王后宮及婬女舍。此間文殊師利童子，令是波斯匿王宮中五百女人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令五百婬女五百童子得不退轉無上正道，復有百千眾生以聲聞法而調伏之，無量眾生得生天上。』我時白言：『大德世尊！文殊師利為說何法，乃能如是教化眾生？』佛言：『迦葉！汝今可問文殊師利，自當答汝。』

「我時即問文殊師利：『汝說何法教化調伏如是眾生？』彼答我言：『非唯說法教導眾生。大德迦葉！或有眾生以娛樂樂而調伏之，或以護持，或以威伏，或以財攝，或以貪求，或現大莊嚴，或現神通，或現釋身，或現梵身，或現護世身，或轉輪王身，或隨各各所事諸天而為現身。或以軟語，或以麁語，或二俱用。或以謫罰，或以密益，或現作子。何以故？大德迦葉！眾生有於雜種之行，以雜種法而調伏之。大德迦葉！我以方便化眾生界，然後說法令其究竟畢竟調伏。』

「我時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汝所調伏有幾眾生？』即答我言：『大德迦葉！我所調伏，等如法界。』我又問言：『法界幾許？』文殊答言：『如眾生界。』我又問言：『眾生界者復有幾許？』即答我言：『如虛空界。如是迦葉！眾生界、法界、虛空界，等無有二、無有別異。』我又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佛空出世無所調伏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迦葉！如人熱病，是人種種妄有所說。是中寧有天鬼持耶？有大明醫飲彼人酥，熱病即愈止不妄說。於意云何？是中頗有天鬼去不？』我言：『不也。文殊師利！由飲蘇故熱病除差。』『大德迦葉！是良醫者多利彼不？』我言：『如是。文殊師利！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迦葉！世間如是，顛倒熱病，無我我想。住我想已，流轉生死。是故如來出現于世，隨彼形色應解法門，知解我想斷於顛倒，為彼眾生而演說法。既聞法已，除一切想無所執著。知解想已，越度諸流到於彼岸，名為涅槃。大德迦葉！於意云何？是中頗有我及眾生、壽命、養育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？』我時答言：『無也。文殊師利！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迦葉！為是利故如來出世，但為顯示平等想故，不為生、不為滅，但為解知煩惱不實。』

「我時語言：『文殊師利！菩薩所作甚為難有，所謂觀知眾生之性畢竟寂靜，為欲利益一切眾生，不捨莊嚴、不沒不出。眾生之性畢竟涅槃，猶復能發大誓莊嚴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迦葉！菩薩莊嚴等同如如。』我又問文殊師利：『願說菩薩發大莊嚴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，有三十二。何等三十二？菩薩攝取無量生死發大莊嚴，如夢空性故。菩薩滅度無量眾生發大莊嚴，無

我相故。菩薩供養給事無量諸佛世尊發大莊嚴，同法身相故。菩薩聽受一切佛法發大莊嚴，如響聲相故。菩薩守護一切佛法發大莊嚴，解達諸法平等相故。菩薩降伏一切諸魔發大莊嚴，一切結使性相淨故。菩薩降伏一切外道發大莊嚴，令有無見者，解因緣相故。菩薩所有一切悉捨發大莊嚴，一切悉捨無餘相故。菩薩集戒頭陀功德發大莊嚴，無行相故。菩薩忍力發大莊嚴，無傷相故。菩薩精進發大莊嚴，解知身心寂靜相故。菩薩一切禪定解脫發大莊嚴，捨離一切所依相故。菩薩無礙般若波羅蜜發大莊嚴，淨除無明癡見相故。菩薩方便發大莊嚴，示現一切所作相故。菩薩大慈發大莊嚴，如空相故。菩薩大悲發大莊嚴，解知五道虛空相故。菩薩大喜發大莊嚴，無憂惱相故。菩薩大捨發大莊嚴，離苦樂相故。菩薩修滿大神通智發大莊嚴，猶如掌中觀見解脫無疑相故。菩薩不念諸法無我發大莊嚴，不畏墮彼聲聞、緣覺地之相故。菩薩觀陰猶如怨賊發大莊嚴，知幻相故。菩薩觀四大猶如毒蛇發大莊嚴，同法界相故。菩薩觀入猶如空聚發大莊嚴，知怨賊相故。菩薩不著三界發大莊嚴，無樔窟故。菩薩決定攝取諸有發大莊嚴，有非有相故。菩薩大悲發大莊嚴，不退相故。菩薩為大醫王發大莊嚴，隨諸眾生所有疾患施法藥相故。菩薩為大商主發大莊嚴，示導三乘出道相故。菩薩不斷於三寶種發大莊嚴，知報一切佛恩相故。菩薩知諸法性無生發大莊嚴，得於無生法忍相故。菩薩為得不退轉地發大莊嚴，捨於三界一切結使及捨聲聞、緣覺地相故。菩薩莊嚴道場發大莊嚴，以一念相應慧如實了知諸法相故。如是迦葉！是名菩薩三十二種發大莊嚴。菩薩摩訶薩以是莊嚴自莊嚴者，是四大體可易其性，而是菩薩於無上道終不退轉。』

「我即答言：『發大莊嚴猶尚不退，況三十二？文殊師利！聲聞法中無有莊嚴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迦葉！是故聲聞無大莊嚴，如諸菩薩乃至名字。大德迦葉！於意云何？如大健夫以諸鎧仗善自莊嚴執持利刀，有怯弱人粗自莊嚴。是二莊嚴可相比不？』我言：『不也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以是義故，大德迦葉，菩薩莊嚴，一切聲聞及諸緣覺之所無有。』

「說是菩薩大莊嚴時，萬二千天子發於無上正真道心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我見文殊師利童子不可思議神通智慧，如是無量。」

爾時大德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語舍利弗：「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童子所為。昔於一時，佛在毘舍離菴羅樹林，與大比丘五百人俱。是時薩遮尼乾陀子住毘舍離大城之中，與六萬眷屬俱，供養恭敬。我入三昧觀是尼乾，我時見有百千尼乾應當受化。我時即往而為說法；無有專聽無善好心，反見輕笑出麁惡言。我時唐苦於三月中無一受化，過三月已我心不悅便捨而去。時文殊師利即便化作五百異道自

為師範，將五百弟子往詣薩遮尼乾子所，頂禮其足，白薩遮言：『我遙承聞大師名德，故遠而來至毘舍離。汝是我師，我為弟子。願見納受垂愍教誨，令我不見沙門瞿曇，令我不聞彼相違法。』薩遮答言：『善哉善哉！汝意純淨，不久當解我調伏法。』爾時薩遮即便宣令己之徒眾：『此五百摩納，自今以去和合同住互相諮問，彼若所說汝專心受。』

「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及五百化弟子，聽次第坐，受用尼揵戒法，威儀殊勝於彼。時時讚說三寶功德，亦復讚歎薩遮功德，令彼諸人心相親附。復於異時知眾已集，文殊師利便作是言：『我等所行呪術經書毘提遮經，若讀誦時，沙門瞿曇所有功德，有入我等經中來者。是沙門瞿曇有實法功德。何以故？是沙門瞿曇所生成就，父母清淨轉輪王種，以百福相莊嚴其身。又聞生時，大地震動釋梵扶侍，自行七步口出是言：「我於一切世中最勝、世中最大，我今當為滅諸生死。」空中自然出生二水釋梵洗浴，人天伎樂不鼓自鳴，放大光明遍照世界，滅諸惡道聾盲視聽。當于是時一切眾生不為結惱，安樂無為。婆羅門相：「若不出家作轉輪王，若其出家作佛法王。」而彼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，於道場上降伏百億魔，成菩提道轉妙法輪。沙門婆羅門、魔梵及世、若天若人，一切世間無能轉者。所說真正，初中後善。云何初善？謂身善行、口意善行。云何中善？學行勝戒、學勝定勝慧。云何後善？謂空三昧解脫法門、無相三昧解脫法門、無願三昧解脫法門。復次初善者信欲不放逸，中善者定念一處，後善者善妙智慧。復次初善者信佛不壞，中善者信法不壞，後善者信於聖僧得果不壞。復次初善者從他聞法，中善者正念修行，後善者得聖正見。復次初善者知苦斷集，中善者修行正道，後善者證於盡滅。是名聲聞初中後善。

「『云何菩薩初中後善？若不捨於菩提之心是名初善，不念下乘是名中善，迴向一切智是名後善。復次初善者於諸眾生慈心平等，中善者於諸眾生起大悲心設何方便，後善者喜捨同等。復次初善者降伏慳貪、捨離破戒、遠離瞋恚、斷除懈怠、不住亂心、殺害無知，中善者施、戒、忍、進、禪定、智慧，後善者以諸波羅蜜迴向一切智。復次初善者謂四攝法教化眾生，中善者不惜身命守護正法，後善者善巧方便不墮正位。復次初善者如地等持不捨一切菩薩行心，中善者以善方便知進知退住不退地，後善者於一生灌頂正位。是名菩薩初中後善。』◎

大方廣寶篋經卷中

大方廣寶篋經卷下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「爾時文殊師利童子，外道眾中漸次開示如是正法，令五百外道遠離塵垢得法眼淨，八千外道發於無上正真道心。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所可化作五百徒眾，於文殊師利前五體投地作如是言：『南無佛陀！南無佛陀！』餘諸外道未信解者，見五百摩納作如是語，亦皆效彼五體投地而作是言：『南無佛陀！南無佛陀！』

「爾時釋提桓因以曼陀羅華各與諸人，而作是言：『汝可以此供養於佛。』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與諸大眾，恭敬圍繞詣世尊所。到已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時諸大眾亦皆禮佛，却住一面。爾時尼乾外道弟子以曼陀羅華散供佛已，右繞三匝，於一面住。文殊師利所化摩納，以文殊師利力所持故，白言：『世尊！我等今來不為見佛。何以故？如來者名為法身。世尊！我等不為聽法。何以故？不可聽者名之為法。世尊！我等不為僧德。何以故？如來聖僧修無為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功德。何以故！是法界中無有功德，咸稱讚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修道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究竟道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得果。何以故？無葉華果名為解脫。世尊！我等不為知苦。何以故？離於二行名為解脫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斷集。何以故？諸法究竟無和合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證滅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畢竟滅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修道。何以故？離有無故。世尊！我等不修念處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離處非處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正斷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離善、不善、無記行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神足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無去來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於根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根是離義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於力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無力非力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於覺。何以故？第一義中無有覺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正道。何以故？無有去盡世間邊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修定。何以故？常寂定中無嬈動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修慧。何以故？出世間慧無餘雜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三明。何以故？彼此明處畢竟無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解脫。何以故？性法善繫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沙門。何以故？離結聚故名為沙門。世尊！我等不為婆羅門。何以故？斷諸形色名婆羅門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比丘。何以故？法性無壞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彼岸。何以故？六入常滅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少欲。何以故？乃至無有少許欲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知足。何以故？法無取故。世尊？我等不為寂靜。何以故？身心無失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知識。何以故？不與三界共住止故。世尊！我等不近親友。何以故？不見有二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阿練兒。何以故？三界諸行皆阿

練兒故。世尊！我等不修無諍。何以故？獨一無侶名為無諍。世尊！我等不為乞食。何以故？我等永斷於食相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畏一切生死諸行。何以故？不見實故。世尊！我等不怖畏避貪瞋愚癡。何以故？無有妄想諸分別故。世尊？我等不勤斷結。何以故？一切煩惱其性如如，無染污故。世尊！我等不出我見。何以故？自身非身故。世尊！我等不淨諸見。何以故？諸煩惱性如如相故。世尊！我等不斷顛倒。何以故？常樂我淨性解脫故。世尊！我等不度諸流。何以故？不見此岸及彼岸故。世尊！我等不斷五蓋。何以故？是蓋解脫所貫穿故。世尊！我等不出諸纏。何以故？是真實際無纏相故。世尊？我等不為斷悔。何以故？不悔真諦名為沙門。世尊！我等不捨離疑。何以故？常信清淨解脫法故。世尊！我等不拔憂箭。何以故？為解脫信所貫穿故。世尊！我等不為涅槃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究竟涅槃故。』

「說是法時，二百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。是時眾中二百比丘，先得四禪住增上慢，謂最後身，輕慢他人，從坐起去，作如是言：『是所說法，與諸一切世間相違。我等本聞說隨順法，而今聞說非法、非毘尼、非導師說。』」

富樓那言：「我時即語文殊師利：『是二百比丘從坐起去，作如是言：「是所說法，與諸世間共相違反。」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大德富樓那！有因緣故，是所說法與世相違。何以故？富樓那！世間住著陰、界、諸入，是諸人等欲捨生死趣向涅槃，而不能知生死實性永不可得即是涅槃，不知是中無生死行、無至涅槃。忍是不知，言與生死世間相違。計有四諦者與是相違，第一義中無有是四，又無道無德。言相違者以住二故，若已住二便有相違。道平等故一切法等名為無二，若解無二則不相違。若計我者有增上慢，有增上慢則有相違。若不作上亦不作下，是平等中不作上下、無作無不作，若如是者名無增上慢，若無增上慢則無相違。如佛所說，我不與世諍世間與我諍。何以故？諍訟等事佛悉斷故。何等是名為諍訟本？所謂是實是不實、是正是邪。如佛說言，婆羅門所言實者。於汝意云何？為是虛妄非是實耶？正也邪也？若是俱無，汝以何事而得知也？』

「爾時文殊師利於二百比丘所去道前，化滿大火，令不能過。隨所趣方，皆見滿火而不能過，即以神力欲乘空去，上見鐵網而籠遮之。時是比丘，上見鐵網、下見大火，不知方所驚怖毛豎，唯見趣向祇陀林道，以雜蓮華而莊嚴之，及見多眾趣向佛所欲聽受法，即便迴還至祇陀林迦利羅華園向世尊所，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。」

富樓那言：「我時即問彼諸比丘：『汝至何處？從何所來？』諸比丘言：『大德富樓那！我是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成就四禪具諸神通。

我從文殊師利童子聞相違法，棄捨而去。見此佛土滿中大火而不能過，即以神力上昇虛空，復見鐵網籠遮於上，下見大火。我等今欲問佛漏盡阿羅漢地。』時佛告我：『富樓那！若有大火能避大火，無有是處。富樓那！若墮見網能出鐵網，無有是處。富樓那！若墮愛水能過水界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富樓那！是諸比丘有貪瞋癡火未斷滅，以是事故不能出火。富樓那！是諸比丘墮在見網，是故不能出於鐵網。富樓那！是諸比丘墮在愛水，能過大水無有是處。富樓那！而是火界、鐵網、水界，無有來處、去無所至，文殊師利力所持故見如是事。富樓那！貪欲瞋癡、諸見有愛如是諸法，無有來處去無所至，從於顛倒妄想分別欲貪自他，由是故生，死生無我無有所屬。若無亂心起正修行，於一靜處莊嚴修禪，若得禪已不起憍慢不住不著，定心所作觀察諸法，何法是因？何法是緣？如是觀察如實而見，所謂無明緣行乃至憂悲大苦聚集，是名墮邪。如是無明滅則行滅乃至憂悲大苦聚滅，是名正見。是無為正位，無有過去無明可滅，無未來現在無明可滅，但不正思念便起無明。若無明滅，不正思惟更不復起；若是不正思惟滅者無明亦滅。無明若滅名畢竟滅，是故無明滅則諸行滅。若正思惟如實觀知，是四大身癡無所知，如草木瓦礫、如影如焰，如我所說，是身如是、是心如是、是意如是、是識如是。是心無形色，不可抱持，猶之如幻不可言說，非外非內非兩中間而可得之。若有比丘如是成就正思惟者，知一切法本來不生，若法不生即第一義。』說是法時，是二百比丘不受諸法，諸漏永盡心得解脫。」

爾時薩遮尼乾陀子失諸徒眾，愁憂不悅來趣舍衛，至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迦利羅園佛世尊所，共相問訊却住一面，白言：「瞿曇！我數數聞沙門瞿曇以幻術力奪他徒眾，今乃親見。令文殊師利破我徒眾，將至佛所受行邪法，不來我所、不受我教，聽用在意。」

是時有一出家外道名曰勝志，在會而坐。是勝志外道以親厚意語薩遮言：「止止尼乾！勿於世尊及比丘僧、文殊師利所生不敬心，莫長夜失利受苦，不樂墮在惡道。薩遮尼乾！聽我說喻以明斯義。譬如有人愚癡無智欲求索酥，持瓶往趣恒河取水，至於異處以鑽鑽之，甚大疲苦了不見酥。如是尼乾！汝諸外道，欲修斷結受戒炙身，威儀法用悉皆是邪，無所能斷；猶如彼取恒河水人。復於世尊調伏法中而起瞋恚，當墮地獄畜生餓鬼。」又言：「尼乾！復有一人生便聰慧，欲求蘇時，取純好乳盛著器中，以鑽鑽之，用功甚少大得生酥，從於生酥轉得熟酥，復因熟酥轉得醍醐。如是尼乾！佛正法中在家出家，具足淨信多有解向，勤修勝進速得解脫。如彼智人為得酥故，以乳置器。又復尼乾！如有二人，其一人者破彼一人

百千瓦器，以好寶器而用償之。尼乾！於意云何？是人為損彼人不也？」
尼乾答言：「不也。勝志！
「如是尼乾！外道弟子如彼瓦器，破已便入如來法中，如得寶器增而無損。又復尼乾！如有商主愚無方便，將諸人眾至於非道。復有商主有大智慧，愍是諸人安置正路。如是尼乾！汝等如彼自稱為師，是不知道者、不善道者、不見道者、不能說道，是故汝等引導眾生趣於非道。今者世尊為大商主，知導善道、見道說道，導諸外道安置正路。尼乾！汝之徒眾悉在於此，汝可將去。」是時餘有萬二千人，還從薩遮服道而去。其餘住者已逮得明，佛即告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皆成沙門。
爾時佛告勝志外道：「汝今見此萬二千人隨從薩遮去者不也？」
「見已。世尊！」
佛言：「勝志！是等諸人悉當至彼彌勒佛所初會數中。何以故？是等由聞如是深法及供養我。而是薩遮亦彌勒佛所智慧第一，如今我所舍利弗也。何以故？我知是人於我信解，以我慢故不捨是見。」
爾時勝志語文殊師利：「後末世中多有比丘起增上慢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善男子！後末世中法欲滅時，增上慢者甚為難得。何以故？不能修行得四禪故，得四禪已起增上慢。後末世中法欲滅時，諸比丘等不能住心，況得四禪？是故善男子！後末世時增上慢者甚為難得。又善男子！增上慢者凡有二種。何等二？一者信見，二者禪慢。起禪慢者，為於利養及名稱故起增上慢。是信見者，起增上慢謗佛正法。是增上慢者，當墮地獄，畜生，餓鬼。」
勝志問言：「文殊師利！欲知他心是增上慢，當云何知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凡夫人者欲得涅槃，實非羅漢。若聞是說驚畏恐怖，當知此是凡夫之人增上慢也，非是如來實阿羅漢。若從他聞驚畏恐怖，當知是人即是凡夫，是增上慢非是羅漢，是猶能淨報所施恩，然非羅漢。若無一切結使煩惱，彼無所依，是世福田；若有一切結使煩惱，則有所依，非世福田。若在是中，當知是人為增上慢。一切諸法攝入涅槃，若於是中分別觀察，當知是人為增上慢。一切諸法不應知不應斷，不應證不應修。不知此實，當知是人名增上慢。」
勝志問言：「文殊師利！無增上慢者有何印相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不違無滅，是無增上慢之印相。何以故？無有音聲能令其人生驚怖畏，如師子王，一切音聲不能令其驚畏恐怖。無增上慢比丘亦爾，聞諸音聲不生恐怖。何以故？彼知音聲猶如響故，如彼響聲無心意識而有音聲。如是如實知心意識，一切音聲皆從緣起無有真實。如是知已，不知何法定名為聲。若聞佛聲而不貪愛，

聞外道聲復不呵毀，聞善淨法心不貪愛，聞垢污法而不呵毀，善知一切所有音聲前後際故。如是印相無增上慢，無高下印、如實印、正見道印、入一道印、入法界平等印、如不懷印、不違如印、住實際印、第一義空印、三世等印、初無生印、觀正法性印，如是等印印一切法。如是比丘名為無諍，聞已無疑，不驚不畏不恐不怖，不得於我不得於法，一切平等。」

爾時勝志外道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從是善知識所，聞是真道大乘功德。世尊！我今從是文殊師利聞說是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哉世尊！唯願如來如應說法，令我聞已速疾修集助菩提法，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廣為一切無量阿僧祇諸眾生故。」

佛告勝志：「菩薩有二法，速得明達具足大乘。何等二？所謂精進及不放逸。是中精進，謂如法得財一切悉捨；不放逸者，施不望報，皆以迴向於一切智。又精進者，正斷一切惡不善法，成滿具足一切善法；不放逸者，謂堅持淨戒不為後生，悉以迴向於無上道。又精進者，不惜身命修行忍辱；不放逸者，於諸眾生無侵害心。又精進者，進諸善法無有厭倦；不放逸者，進諸善根向無上道。又精進者，於諸禪支心無疲倦；不放逸者，於諸禪支不貪味著。又精進者，進諸多聞無有厭足；不放逸者，正念修行聖智聖慧。又精進者，不捨四攝；不放逸者，起化眾生。又精進者，身心堅住；不放逸者，不得身心捨離著法。又精進者，慈心等緣一切眾生；不放逸者，不得所緣眾生慈法。又精進者，教他眾生發一切智心；不放逸者，觀一切法皆悉如幻，而不捨離一切智心。又精進者，發起三昧；不放逸者，將護不令墮於漏盡。又精進者，如救頭然修集聖諦；不放逸者，不隨證滅。又精進者，為滿諸相集善無倦；不放逸者，觀於法身。又精進者，修淨佛土；不放逸者，淨眾生界。又精進者，集三十七助菩提法；不放逸者，安住寂靜解脫之法。勝志當知！菩薩所有善方便業，皆由精進而得成辦；菩薩所有一切智業，因不放逸而得成就。是故說言，菩薩成就智慧方便，不畏退轉無上正道。」

說是法時，勝志外道得無生法忍，心淨喜悅，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，大光普照。諸天伎樂不鼓自鳴，天雨眾華。

爾時世尊知勝志心而便微笑——諸佛常法，若微笑時，若干百千雜色光炎從面門出，普照無量無邊世界，上過梵世，障日月光、隱蔽魔宮，還右繞身百千匝已從頂上入。

爾時大德阿難承佛神力，從坐而起，正於衣服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向佛合掌，而說偈言：

「智慧福力華，　圓光導世間，
三十二相華，　雜好以自嚴。
行如象師子，　精進力勇出，
世尊何故笑？　願導師演說。
其言如雷音，　佛音師子吼，
迦陵頻伽音，　柔軟梵音聲，
三千世界聲，　諸天及與人，
欲比佛音聲，　算數不能及。
聲聞及緣覺，　并及諸菩薩，
智無與佛等，　不知一切智。
牟尼智力說，　為於何事笑？
人天龍修羅，　聞疾得菩提。
心得離二邊，　亦不執於中，
一切無執著，　等同如虛空。
一切無能數，　過一切世上，
我問等空智，　以何因緣笑？
青綠金色光，　紅紫赤白色，
從面門出炎，　如恒河沙等，
普照無量界，　廣遠如虛空，
滅惡道得樂，　導師光觸故。
若放膝光明，　是授聲聞記，
若手放光明，　是記辟支佛。
佛定記大乘，　一切智慧道，
光利眾生已，　還入無垢頂。
善哉人中天，　三界所供仙，
願如實敷演，　導師一向說。
斷疑悅大眾，　以何因緣笑？
千萬億眾生，　聞已心歡悅。」

如是請已，佛告阿難：「汝今見是勝志善男子不？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，得無生忍，合掌禮我，百千諸天而供養之。」
阿難白言：「見已。世尊！」
佛言：「阿難！是勝志善男子，曾於七十二億佛所種諸善根行菩薩道，修集無上正真之道。爾時常作大轉輪王，恭敬供養是諸如來，尊重讚歎，常修梵行，悉皆護持是諸佛法。阿難！是勝志善男子從今已往，當值無量無數諸佛，恭敬供養尊重讚歎，常修梵行，令無量阿僧祇眾生住菩提道。過是無量阿僧祇劫集菩提道已，當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，號智光王如來、應供、正遍覺乃至佛、世尊，

出現於世。國名嬉見，劫名一寶嚴。阿難！是嬉見土所受用物，猶如他化自在天中。彼國眾生不漏色聲香味觸法，無諸惡色，彼諸眾生互相恭敬歡喜悅樂，是諸眾生皆悉往見智光王佛，乃至夢中亦常見佛不離念佛，是故彼土名曰嬉見。於是劫中，唯一如來施作佛事，佛及眾生壽等一劫，是故彼劫名一寶嚴。阿難！是智光王佛，純菩薩僧九十二億，皆是初會得不退轉。是智光王如來欲涅槃時，先當授彼師子進去菩薩記，當得作佛，號師子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覺乃至佛、世尊，壽十中劫然後涅槃，當有無量無邊菩薩僧。佛涅槃時，以全身舍利起一寶塔，縱廣六十由旬、高八十由旬，眾寶嚴飾，無量眾生而供養之。」

爾時勝志菩薩從空來下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七匝，向佛歎說不壞法界偈：

「色界及法界，　眾生界同等，
是界等智界，　今授我記已。
受界煩惱界，　與空界同等，
諸法同是界，　今我同此來。
法界及欲界，　及與於三界，
等同如虛空，　我記同於是。
生死界涅槃，　等住如法界，
是界及水界，　地界風火界，
陰入及與界，　眼界眼識界，
意界及法界，　是境界同等。
不授我陰記，　不授界入記，
不授名色記，　不授內外記，
以音聲故知。　導師受我記，
音聲是寂靜，　佛無有心意，
作心而授記，　我亦無有識，
得受於道記，　如我佛亦然，
如佛我亦然，　諸眾生亦爾，
授記受記爾。　受記是真實，
如如悉捨離，　不壞於法界，
安住真實際。　我禮等正覺，
同入一切法，　如虛空無作，
學知方便故。」

爾時勝志菩薩偈讚佛已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七匝，却坐一面。

爾時佛告阿難：「汝受持是經，讀誦書寫，於大眾中廣為人說。」

阿難白言：「我已受持。世尊！此經何名？當云何奉持之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經名為『文殊師利神通所持』，亦名『滅除一切諸魔外道音聲』，亦名『採寶』，亦名『寶篋』，如是受持。」
說是經已，文殊師利童子、勝志菩薩等，及大聲聞大德阿難，及諸大眾，天、龍、夜叉、諸天及人、乾闥婆等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大方廣寶篋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